

第一章

楔子

1986年10月，这是我结婚成家有了女儿小诗诗之后第一次远征归来，回到我那个日夜眷恋的家。我的这个家，是个极其简陋的小屋，仅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卧室，要在走廊过道里生火做饭。不过，有这样一间小屋，能够遮风避雨，夫妻俩能够恩恩爱爱地生养女儿，能够下了班之后看书、学习，炒几个爱吃的小菜，支上个餐桌，喝上瓶啤酒，那真是其乐无穷，赛得过天上人间了！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尽管我和妻经常闹别扭，甚至吵个天翻地覆！

我敲开望眼欲穿的家门，一眼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像喝了杯最醇的美酒，心都醉了。我忘了放下肩上挎着的沉重的大行李，便蹲下身，张开双臂，

一连声地呼喊女儿：“小诗诗 小诗诗来呀 让爸爸抱抱。”

玩得正欢的小诗诗突然见了门前陌生的我，停止了咯咯的欢笑，用那双可爱的黑眼珠儿呆呆地盯了我一会，反身扑向妈妈。妻子吴春芳苗条的身上裹着件鲜艳的连衣裙，雪白的胳膊抱起胖胖的小诗诗。一股温馨迎面扑来，令我想起小时爸的书箱子里珍藏的一帧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画片，那画片的正面即是一幅温存的画面——一个美丽娴静的少妇，抱着一个可爱的胖娃娃，胖娃娃的一双小手正放飞着一只雪白的鸽子……吴春芳伤心地落下了一串泪珠 嗔怪地说：“小诗诗认生 这一年 你在外边 若不是有个小诗诗 我真不知道怎么过！”

我无所谓地放下行李，十分兴奋地说：“这一年收获可就大了，学了个新专业。联合设计结束，每人发了 1000 元钱的奖金，还有每人发了 200 元钱去九寨沟旅游 我没去 这钱就省下了！我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如数地交给妻子。

妻子是这个家的主宰，是我的女皇！

我到公共厕所洗过澡，穿上吴春芳请裁缝为我做的短裤回到小屋。小诗诗已经在大床旁的摇篮里睡熟了，那睡熟了的模样十分可爱，胖胖的小脚丫攀着摇篮的栏杆，两只小手抱着玩具小狗，似乎生怕小狗跑掉，红嘟嘟的小嘴一努一努的。听妈说，那叫睡婆婆教，就是孩子在梦乡中，有位万能的神婆在教孩子做游戏。吴春芳已经坐在大床上了，一边轻轻地晃着摇篮，一边情深意切地期盼着我。与妻子离别了一年，竟然像初入洞房时那样紧张心跳，我上床，无意间触摸到了妻子的腿，尽管天气很热，但妻子的腿好凉爽！我有点羞怯，有意与妻子拉开了足有 10 厘米长的距离。前不久，我左眼上眼皮生了颗麦粒种，去医院做手术，那医生问我有女朋友了吗，当我得知医生是担心万一手术后留下疤影响找对象，便十二分果断地说：“没事 小孩都有了 即使留下个疤痢眼也不要紧！我根本就没有意料到将来的婚姻还会有什么变化。妻子笑了：“都老夫老妻了 还害羞啊？”在妻子的鼓励之下 我扑进做梦都在想念的

妻子的怀抱。妻子袒开胸怀，说“怀诗诗的时候，你不是一定要尝尝这个吗？”

我真像孩子那样吮了下妻子的乳头，咂咂嘴：“好甜！”

妻子温柔地说：“吃啊！——医生说多让丈夫亲亲奶水会足的！”

我突然想：应该到厂里报个到，联合设计的技术资料还在自己的旅行袋里，便从妻子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跳下床说：“快下班了我去趟厂里！”我爱工作胜过一切，我爱坐火车、爱出差、爱晚上加班设计图纸、爱领导给我出其不意地布置新任务……厂子在郊区，路边的晚稻成熟了，一片片金黄，虽然已是晚秋，但马路两旁和郊外的小山、田埂上的树木、竹林、野草仍是一片绿色，天气竟和东北的初夏那般风和日丽，江南的秋天真好、真美！

我走进工厂大门，厂里的人们对我投以羡慕的目光。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刘总笑吟吟地对我说：“这次回来，在技术上要挑大梁啊！”说得我心里热乎乎。我有一个新发现，平日不苟言笑的人事科蒋科长对我很留意。我知道蒋科长城府极深，绝对不会轻易地对哪一个表露出好感。但蒋科长那专注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切，不能不说明那是在向我暗送一个令我心动、令我欣喜若狂的信息。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讲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我想会不会是……我脸红心跳，那感觉就像少年时代在遥远的东北山区考试考了第一名，听到老师说我将能上大学当工程师时一样的喜悦和振奋。

不过，我除了对知识、对工作、对新的未知世界的热爱之外，没有一丝一毫诸如当科长、当厂长之类的雄心壮志。拿破仑有句格言，叫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我恰恰就是位从没想到当将军的兵。也许，童年的理想至今都在影响着我，我是在遥远的东北山区农村长大的，那时候我对长大后的美好未来的憧憬是：“爸呀、妈呀，我长大了娶个小媳妇，种一片红高粱，养一头小肥猪……”接下来，我又意外地发现，过去没有与我讲过一句话、打过

一声招呼的厂长也对我发生了兴趣，见了面主动朝我点了下头，就那一下足以使我热血沸腾、欣喜若狂。一时激动，我竟然闯入了厂长庄严的大办公室，向厂长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我说日本是科技立国，我们重型机械厂要技术开发立厂；我还说厂里应该走在市场的前边，开发机场设备、港口设备、集装箱起重设备。后来的情况说明，当初我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十分有远见的。

我讲完之后，厂长用欣赏的眼光注视了我良久，我后来在记忆中数过大概长达 9 秒钟。

过后厂长说：“很好！你的口才很好，既懂技术，又能讲，看来我厂人事部门的选择没错！近几天，人事科蒋科长要找你认真地谈一次话，准备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干，相信你能够胜任，而且一定会干得不错！”

干什么呢？我懵然不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等待我的又将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全新的天地！为此一点，就值得我为之兴奋、为之欢腾雀跃。我兴冲冲地回到家，还从小卖铺拎回了一瓶当地产的金蕾牌啤酒。我想告诉妻子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偏巧妻子带小诗诗回娘家了。我又跑到岳父母家，当着岳父母的面，向正在给小诗诗洗澡的妻子吴春芳炫耀：“春芳，想当初我去参加全国联合设计，你对我那么大的意见，临走你还跟我吵架，气得我一路心神不宁，这回你说怎么样？”

我激动得脸都红了，春芳却说：“你玩个痛快呗，公费旅游到了趟峨眉山。”

我扫兴得直跺脚，连声唉叹：“哎哎，你低估了，你低估了，这是一次对我，对我们的女儿，对我们的这个家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活动！——掌握了一个新专业，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这简直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我看到女儿小诗诗被我的神态举动和高声说话的声音给惊呆了，便抱起刚刚洗完澡裹着条大毛巾的小诗诗，边亲边拍着说：“别怕啊，小诗诗，爸爸在为你奋斗，爸爸决不让女儿将来在人前提起

她爸爸的时候感到汗颜！”

女儿小诗诗笑了，笑得很好看，冲我一连串地喊着：“爸爸爸爸……”

吴春芳从我的手中夺过小诗诗，说：“还不是为了你自己活得开心！”

我急了，说：“怎么就对你讲不通呢？告诉你吧，这次回来，总工程师要我挑大梁，厂长要给我一个重要的工作干，这几天人事科蒋科长就要找我谈话了！”

在一旁坐着抽烟喝茶的岳父大人插了一句：“哼，重型机械厂让你干了个遍，哪里也干不长久。”

我火一样的激情，一下子凉了，脸也变白了，扭过头气咻咻地要走开。吴春芳捉住了我：“哪里去？”

“回家！”

“吃了饭回去！”

“我不吃，你抱着诗诗也回去，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

吴春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小声说：“叫你在哪里吃就在这里吃，不知好歹的家伙，也不要你缴伙食费。”

我只好闷着头，在岳父母家吃了晚饭。回到自己的小屋，一个人喝起那瓶金蕾啤酒，让岳父数落了一通，心里挺不是滋味。我不断地在心里嘀咕着反唇相讥岳父的话：“在重型机械厂能干个遍，这叫本事，你有这本事吗？你会搞技术吗？你懂什么叫科技情报和现代化企业管理吗？”于是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厂长、蒋科长对我十分看重的目光了，我的心里又像怀揣着只小兔子那样欢跳起来了。凭感觉，我的人生将出现重大转折，我像小孩盼望过年那样眼巴巴地盼望了几天。

这天，人事科蒋科长终于找我谈话了，并且给我开好了调令，原来是要我离开技术科到销售科去做推销员。我听了过后，脸都气白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搞技术的工程师凭什么去做推销员。

呢？刘总工程师已经让我在技术科挑大梁了，这不是对我的贬低吗？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尊重的是知识，企业看重的是科技，销售部门在人们眼里都是些不懂技术、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才去的地方。我气急败坏地去问厂长。

厂长戴着顶前进帽，有一双精明的眼睛，他掐灭手上的烟头说：“你知道世界一流的大企业吗？那里都是要一流的工程师去从事推销的。”

“那我去具体做什么？”

厂长语气庄严、充满神圣感地说：“谈判。你到了销售科，我马上就要你去上海宝钢、四川攀钢、东北鞍钢几家大用户去投标！甚至还要你去参加国际工程项目的投标！”

我强烈的好奇心又给煽动起来，而且愈发不可收拾。我要去搞推销，去做一名推销员，去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工程项目去谈判！——谈判，多么神圣的词啊！过去只是在小说、电影中看到过战争双方的高级军事首脑们的谈判，那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谈判，像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像中朝与美国佬的“板门店谈判”。今天呢，我要代表一个企业去谈判了！我当天就骑着凤凰牌自行车跑到市新华书店买回了几本关于市场营销方面的书。在走廊过道里正炒菜做饭的吴春芳为此又大吵大闹：“邵勇夫，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了？啊！”我不吱声。咣！一只准备丢掉的塑料碗砸了。

“说呀，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家？”

我忍耐。咣！一只早已经磕掉了漆、锈出了洞的搪瓷碗砸了。

“你说呀你说呀，你你你……我瞎了眼，啊——！”

我把录音机的歌声开大。叮——咣！叮——咣！新碗新盆雨点般地往地上倾泻了……左邻右舍纷纷前来观战。

我急了，冲出门，狠狠地推了一把吴春芳，她被推倒在地。这下可闯了大祸，吴春芳跳起来追着我打，男人经打，女人无论怎样

极，举起只小塑料凳朝我头上砸了一下，这一下使我到医院缝了六针，缠上绷带第。天上班，别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小心油瓶子掉下来把头砸了，问的人忍俊不禁：“怎么你们家的油瓶子都放在上面？”

唉 怎么会想到，一个温情似水的女孩结了婚 做了妈妈 竟然变得像个母夜叉……

第二章

相 亲

1983年9月，我请了一个月探亲假，从遥远的北大荒回到湘江之滨的株洲。一下火车，就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温馨。我仔细回想着童年时代的记忆 那年 我三岁 爸从部队转业到这个城市 家里充满了欢乐。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东北人，于是孩子们在一起也都受大人的影响，谈论东北多么多么好 是在这个城市里 我学会了讲第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的内容我至今都还记得 高远无比的天上人间 过着神秘有趣的生活，骑着月亮船遨游太空，采摘星星……

爸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老战士，由于参加革命前当过两年伪警察 参军后年年受审查 解放战争攻打四平 爸是解放军的一个营长 在前边率领着战

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后边却跟着个盯梢的，用黑洞洞冷森森的枪口时刻瞄准着爸，惟恐爸会把部队拉到国民党那边去。1965年还没到文化大革命，爸就在劫难逃爸当伪警察那段历史给无限上纲，说爸当的是日本特务而且隐瞒了历史。爸一赌气带着全家退职回到东北农村老家整整17年啊，全家人做了17年的梦，终于又回来了——株洲——我们一家人的天堂！

父子之间有心灵感应，我刚走到一栋新建的叫做花果山的九栋楼下，正不知进哪一个单元，三楼的阳台上就出现了已经白了头发的爸，爸一边兴奋地朝我招手，一边向屋里的妈喊：“勇夫回来了！”

一家人喜气洋洋，包饺子、炖大鱼、忆苦思甜……但爸喝了两盅酒过后，有点后悔，说也许不该答应老同事给我在株洲城里介绍对象，就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建设边疆好好干，我听了直摇头：“行了行了，爸，我干嘛要在那扎根，人家北大荒的知青全部返城了，哪好，我就到哪去！”

爸叹息着，学着当时报纸上流行的正被批判的一个词：资产阶级自由化！爸这一辈子都听党的话，听报纸的话。党教导要忠诚、坦白，爸就在给党交待了一辈子历史问题的同时，交待了一辈子年轻时有过一次婚外恋，听妈说，要不是妈提醒，这次离休填的表上，爸还要把年轻时的婚外恋如实地交待呢。

第二天，爸的老同事曾伯伯带我去看对象，我见了吴春芳的父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并遵照曾伯伯的教导甜甜地称呼：“吴爸爸、吴妈妈。”吴爸爸大个、长脖子、瘦长脸，总戴顶黑呢子帽五十多岁，说一口湖南味的普通话：“沈阳、哈尔滨、佳木斯）我都去过。东北人吃大楂子、苞米面、生吃大葱你和春芳你们自己谈，我们不干预。至于家庭情况，我当了十几年管供销的副厂长，两袖清风！”吴妈妈是位贤妻良母，很和善，总是笑咪咪的，给炒一盘花生米，那花生米是用盐裹着炒的，炒得又香又脆，然后又端

上两碗湖南人爱喝的甜豆腐脑。

曾伯伯就一劲儿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夸奖我是个如何勤奋、如何好学的一个好伢子。说得吴爸爸、吴妈妈望着未来的女婿眉开眼笑，心满意足。吴春芳从里间出来，不敢正视我；我也只是用眼角来鉴赏自己未来的妻子，妻子圆脸，抿着樱红的小嘴，皮肤挺细腻，白绸衬衣胸前有个蝴蝶结，挺苗条，是个跳舞的身材。也许这就是缘分，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那天晚上吴春芳送我回来，见了我的爸妈，然后我又送吴春芳回来。吴爸爸吴妈妈怕太晚，这样送来送去不安全，便留下了我。我睡在吴春芳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沉浸在闺房里的馨香之中，心神摇荡。不过，我很纯，纯得就像个傻瓜蛋。即使与正值豆蔻年华的吴春芳同盖一条被子，睡在同一张床上，也不会轻举妄动越雷池半步。后来还是在介绍人曾伯伯的教导下才胆敢有所不轨。一周后，我家请吴家吃了顿饭，这门亲事就定下了。我与吴春芳感情越谈越浓，那天我们穿过一片稻田，到郊外的长满茶树的小山上去玩，我在前，吴春芳在后，吴春芳从田埂上的蒿草上摘了许多毛刺，悄悄地往我的头上扔。绿茸茸的毛刺扎在我的头上，就粘在我头发上了。我假装不知道，吴春芳就在后边哧哧地笑。后来我们来到山上，两人肩并肩坐在树阴下。吴春芳热了，卷起裤腿，露出很长的一段又白又嫩的小腿。我看着心里痒痒的就想用手去摸，但又不敢，就假装说：“我量量你的小腿有多粗啊。”吴春芳没回绝，还瞅着我微笑着，我便折了根细长的草茎轻轻地去量她的小腿，那小腿真可爱，细腻柔软，我的手一旦触摸到就一阵心慌……最后，姑娘提议到南岳衡山做一次旅游，那时已是深秋，旅游的人寥寥无几，南岳大庙整个一个招待所里就我和吴春芳两位客人。我们各开了一个房间，吴春芳害怕，要我陪伴着她，不过要睡在离她最远的一张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心里总想着姑娘那迷人的小腿，还有曾伯伯的教导。曾伯伯曾经循循善诱：“学着开放点，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就住一块的多了！”

夜半更深我悄悄地摸到吴春芳的床上，吴春芳也醒着，竟然没有拒绝，只说：“我有点害怕……”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一位青春女子美丽迷人的胴体，过分的恐慌，还没来得及怎么样，就不行了我心灰意冷，沮丧万分，轻轻地抚摸着她丰满迷人的胴体，感觉着那是座高山，而自己是棵丑陋矮小的灌木……乘火车返回时，我默默无语，怀疑自己是否不行，甚至将来做爸爸的可能都没有。因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个难以启齿的坏毛病，早就听人说：那种坏毛病会影响以后的婚姻生活，还会影响生育我越想越怕吴春芳依偎着我，用手绢给我擦去眼角上的眼屎，对着我的耳边悄悄地说：“干嘛那么不高兴，结婚还一定要干那事呀？”

我笑了，趁没人注意，吻了她一下，“你真好，你将来能像我妈年轻时那样就行！”

“你妈年轻时是啥样？给我讲讲。”吴春芳整个倒在我的怀里。还好，那天火车上人不多，尽是空位，没人在意我们这对情侣的喁喁私语。

“我妈勤劳，对我爸忠贞不渝在我6岁那年，我们全家回到东北老家我爸扛枪杆出身，没干过农活，农村的活儿一窍不通，都是我妈带着我爸和哥哥们去山沟里开荒我那时小，就帮我妈他们往地里撒种子，我迷恋那黑油油的土地，春天只带上去一小口袋种子，秋天收获的玉米、土豆要套上大牛车往家拉！夏天的时候，妈常到山沟里的小溪旁洗衣服，那洗衣服的方式挺原始，用一只木棒捶打放在石板上的湿衣服，那声音今天想来真好听，传得很远、很远，还能听见回音。衣服洗完了，妈就把我脱得光溜溜的，按到小河里洗呀、搓呀，搓得好疼。冬天了，妈就给一家人缝缝补补，穿坏了的大衣服，改成小的，小的不能穿了，又拆了拼成大衣服，——对了，你看我穿的毛衣。”我敞开外衣，露出里面的一件黑毛衣，吴春芳用手指摸摸：“太旧了”。

“你猜有多少年？”

“10年？”

“30年了，听我妈说，是我爸在部队挣薪俸那年买的。原来是红的，后来拆了织、织了拆，不断地补毛线，成了五颜六色的花毛衣。最后一次我上大学那年我妈把它染了。”

“等我给你织件新的吧。”

就这样，我南下相亲成功，一年后的国庆节，便从北大荒调回株洲了。

第三章

最好听的歌

那个时候 企业技术人才奇缺 像株洲重型机械厂这样一家几千人的大厂，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工程技术人员仅五名，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只有我一个 所以 我的“工学士”学位证书 刘总还以为那要读了研究生才能拿到。吴爸爸有个推理：重型机械厂的厂长是中专生 总工程师是解放前的技校生，现在的几位工农兵学员都列为第三梯队（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后备厂长或书记）那么他们的女婿用不了两年至少是个厂长。。

我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全部家当是两箱子书和一个被电热毯烧了几个洞的铺盖卷蒙岳父母帮助，跟厂里要了套住房，掏出一笔当时来说为数不少的款子 买了彩电、冰箱、家俱 还有一台凤凰牌自行车

……我决心在重型机械厂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开始厂里分配我在车间里当工艺员，工作刚刚顺手，刘总又让我到总工程师办公室搞科技情报。我觉得这份工作又新鲜又刺激，这科技情报工作在国外叫产业间谍，我为此一个 15 天的婚假闭门锁屋强化外语训练，原本计划好的蜜月旅行也取消了。但上班后，我刚刚提出一份《关于开展我厂科技情报工作的方案及设想》刘总又说：“咱们现在人手缺，你目前的工作重点先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当时刚刚在国内推广，是工业发达国家最新的企业管理方法之一。我又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项工作。还办了一个《质量信息》的小刊物。那阵，是我来株洲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无比。那瓦蓝的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湿润温暖的空气，路旁的法国梧桐，市郊农民的庭院、菜田、鱼塘、一簇簇枝叶茂盛的竹林……我新婚燕尔，与娇妻缠绵缱绻，事实证明：我少年时代的坏毛病丝毫也没有影响我甜蜜幸福的婚姻生活。其实，我那坏毛病也没啥，现在我完全可以公布于众：就是爱做梦娶媳妇，以及由于做梦娶媳妇引发的一系列莫名其妙既兴奋又紧张的情况……我系着吴春芳给买的鲜红的领带，穿着件双排扣很合体的灰色西装，每天骑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穿梭在上下班的人流中，我的心中充满着阳光！

婚后，我和吴春芳常常为一些小事闹矛盾，比如我带她回去探望爸妈，我坚持走小路，小路近，小路两旁有郊区菜农种植的各种蔬菜，还有自然生长的美人蕉、棕榈树等，我喜欢欣赏这些只有在靠近亚热带的地方才能欣赏到的植物，但小路穿过机车段成排的铁路线时，要扛着自行车。吴春芳坚持走大路，大路好走，但要绕个大圈子。两个人都坚持自己选择的路线，互不相让。再比如小俩口上菜市场买四季豆之类的蔬菜，我图省时间，往秤盘里大把大把地抓，本来都秤好了的，钱也付了，吴春芳过来把已经秤好的四季豆往小贩的摊上一扔，骂我是个“宝”，然后一根一根地往秤盘里选，每选一根还要认真地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看，就差没在放大

镜下边照了。我们常常因此而欢欢乐乐地手挽着手出去，却一前一后地撅着嘴、鼓着腮回来。春芳怀了孩子，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原来看别的大肚子女人，哪怕是很熟的同事都觉得很丑陋，惟独发现自己的妻子怀孕反而更娇媚，更楚楚动人了。吴妈妈向我恭喜：“多好呀，就要做爸爸了”

我出差到山东青岛开会，为怀孕的妻子买了串大葡萄，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在株洲还买不到青岛的大葡萄。正逢三伏天，怕腐烂，在火车上我把它敞开放在茶几上晾着。路过泰安时，同行的伙伴纷纷下车上泰山旅游，我怕葡萄带不到家，没有去吴春芳看到我从山东带回来的大葡萄，那每一颗葡萄粒子黑油油水灵灵足有鸡蛋大，她又惊又喜，洗干净后首先拿了一颗最大的葡萄粒子放到我的嘴上，我咽了口唾沫，把嘴躲到一旁：“你自己吃吧，我在路上捡快要烂的尝过了。”

也许正是因为吃了那串又大、又水灵的青岛葡萄的缘故，吴春芳生了个又白又胖八斤重的女孩。女儿生下来“啊啊”的啼哭，我在产房外面听了心都醉了，那声音太好听、太动人了——什么邓丽君、徐小凤、毛阿敏那些红歌星的歌都黯然失色了，比起女儿的歌唱，她们那倾国倾城的歌在我这就算不上什么了！第二天，护士从育婴室用小车为年轻的父母们推出一排婴孩，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明显比别的婴孩白胖、饱满的是自己的女儿——诗诗！

吴春芳坐月子，开始在医院，一日三餐大鱼大肉，营养丰富，吴妈妈亲手做，我送。晚上要陪伴到半夜，甚至就靠着妻子床边的一张桌子打瞌睡。有位只有老母亲来照顾的产妇，生了孩子之后丈夫连个音讯都没有，看着幸福娇宠的吴春芳，羡慕得偷偷落泪。但我费尽心力并不讨好，一会送来的鸡咸了，一会鱼淡了一会粥又太烫了，我出去搅和一下，尝了尝，感觉差不多了，喂给吴春芳，吴春芳尝了一口，眼睛一瞪，把盛粥的碗用力一推，溅了我一脸，嚷着说太凉了！后来回到家，小诗诗夜里总是哭，吴春芳睡不

着觉，我就两手托着小诗诗像摇篮那样摇啊、摇啊，摇到鸡叫天明……但吴春芳对我仍不放松，给诗诗洗尿布、洗澡、半夜里起来给诗诗把尿，都要我来干。我发了脾气：“这都是女人干的！”

吴春芳说：“男女平等，你还老观念啊，你去看看左邻右舍！”

我住的那层楼都是年轻夫妇，夏天天气炎热，我每次下班回来，一上楼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双双明晃晃、千姿百态的少妇们的白腿。我两只眼睛想躲都没处躲，整个楼层的年轻主妇都聚在楼梯口，坐在小板凳上，摇着扇子，乘凉聊天，而她们的丈夫，一个个都在挥汗如雨，有的在洗一家人的衣物，有的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煮饭炒菜……我想，这怎么能算是男女平等呢？生了小孩，女的可以请产假，可以在家休息一年到两年，而男的要工作，全家人的荣辱兴衰也都寄托在男人的事业上，而男人们却被应该是女人多做一家的家务所困扰着。

诗诗满两个月的时候，刘总把我叫去：“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厂里决定由你去干。”我的心突突地跳，每当领导分配给我新的工作时，我都这样激动。

“全国 30 家企业出人出钱与华西交通大学联合更新设计起重机，我们厂是副组长厂，派你去参加设计，并担任联合设计组副组长。怎么样？”刘总和蔼地笑着：“我相信你这位读过研究生的是能够胜任的。”

我惊慌失措：“我……没有读过研究生。”

“工学士嘛！”

“工学士，大学本科毕业就拿得到。”

刘总仍坚持着说：“一样的，你有这个水平！”

我上大学学的是农机制造，尽管在重型机械厂干了一年半了，但接触的都是各个生产现场上的质量问题，对起重机的设计理论、技术图纸，我还没看过呢，怎么敢去参加全国的起重机联合设计，而且又是去担任联合设计的副组长呢？

但这是一次机会，一次跨入一个新行业、新领域的机会，对新知识强烈的渴望战胜了我的怯懦和不安我终于镇定了下来，充满感激之情地对刘总说：“谢谢刘总对我的信任 我去！”

刘总很关切地问我：“家能脱得开吗？——你爱人刚生了小孩”

“没事！”我义无反顾地答应了

吃晚饭时，我像中了头彩似的，把去华西交通大学参加全国联合设计这样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告诉吴春芳：“春芳，回去偷瓶酒来！”

春芳嗔怪地说：“我爸都发现了，说酒柜里的酒都让大老鼠给盗走了！”

我脸红了，有些紧张：“是不是？”

吴春芳从床底下拉出一整箱“常德大曲”，喝吧，我哥结婚办酒席剩下的全给你拿来了”。

我欢欣无比，倒了一小盅酒，举向吴春芳：“来，为我、为你、为我们的小诗诗庆贺一下——厂里派我去四川华西交通大学参加全国起重机联合设计！”吴春芳听了脸色骤变，把饭碗“咣”地往地下一摔，摔得粉碎，抱起正在睡着的小诗诗就走。我以为她赌气到娘家去了，我便收拾行李夜深了，我正想去岳父母家看看，妈抱着哇哇哭的小诗诗由爸陪着走进门来。原来吴春芳一气之下，把小诗诗送到了爸妈那里。她把小诗诗放到客厅的长沙发上就扭头走了，爸妈以为出了什么事，吓得慌慌张张地摸着黑赶来了。我气得浑身直哆嗦。春芳回来见了哇哇直哭的小诗诗，接过孩子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经爸妈好生劝说，吴春芳终于同意我去参加联合设计了。走那天，吴春芳抱着小诗诗送我很远，还掉了眼泪。